

两代人的中秋

筱筱

小时候,最不理解的日子便是中秋节。明明家人们天天在一起,为什么还要特意搞出一个中秋节,来让大家团圆?

在孩童的视角下,中秋节的存在实在没有必要,但也不算坏事。中秋节临近,有各种馅料的月饼可以吃;中秋节那天,亲人们可以凑在一起美美地大吃一顿;若有外地回来的亲人更好,孩子们总是可以收到一些有趣的礼物。

小时候住在村子里,距爷爷家不过几步路。大多时候,中秋节给爷爷送去节礼后,我们一家就去离得较远的姥姥家过节。每一次吃饱喝足,晚上才会欢欢喜喜地回来。那个时候,以为全世界的人过节都是如此热闹、快乐。

后来,我去城里上学,中秋节便不能只去姥姥家了。那一年回老家陪爷爷过中秋,在那个老老头的肩上,我居然看到了一种拘谨的快乐。在我家吃完饭,我就着月光送

爷爷回家,他步子很慢,让我们有时间慢慢地一起体会周围的安静。那一刻,突然想到,此前我们没有陪他过中秋的日子,他应该都是一个人听着邻里的热闹,度过中秋团圆夜的。虽然日常生活中他得到了更多的陪伴,但那个本该享受团聚的日子,他都是一个人,内心是不是会有一些苦涩?

那一刻,我突然能用成年人的视角重新理解中秋节的价值了。年轻人总希望飞得更远更高,去探索多姿多彩的生活。但是,对于家中的老人来说,尤其中国式父母,很少会把思念说出口,中秋节的存在,则是他们思念与期盼的代言人。

中秋节不能回家时,姥姥总会在电话里难过地一遍遍地叮嘱,生怕我在外面吃苦。那时候,总会感觉姥姥有点搞笑,在学校里有那么多好玩的、好吃的,怎么会吃苦呢?

年龄大了才逐渐理解,姥姥一辈子没有去过大城市,甚至没有见

过大学,更不知道大学生生活会是怎样的,在她有限的认知里,总认为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人生地不熟,总不及有家人依靠显得安全。

前几年,爷爷离世,中秋节我们再也不必纠结去陪爷爷还是陪姥姥,爷爷也不必再一次次期盼团聚了。只是这一次,思念的人变成了我们:我渴望回到村里,爷爷还在村口等我们;渴望拎着东西回家,听到爷爷心疼的埋怨;渴望在团圆饭后,陪着爷爷散步回家,感受月圆人团圆的幸福……

时光容易把人抛,年岁渐长,更能品味出中秋节所蕴含的浓厚的思念怀故之情。孩子的视角下,节日即是欢聚;成年人的视角中,中秋节是牵挂、是思念、是相聚的期盼、是再也见不到的怀念……

中秋已过,你牵挂的人是否已相见,牵挂你的人是否在身旁?我们仰望同一轮明月,又是否有着相同的心境与情愫?

强者

鲁从娟

每当我经过黄务那家理发店,都会驻足,看几眼店门前那棵萝藦(又名雀瓢)。这是一棵野生植物,地上并没有花盆,也没有泥土,它是从道板砖与石墙之间的夹缝里钻出来的。初夏,当我关注它的时候,它还是一棵孱弱的小苗,过了些时日,它已经顺着根绳子攀爬到窗口的位置。如今,这棵萝藦已经成了气候,沿着绳子娉娉婷婷往上伸展,长度有七八米,看样子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是谁扯的这根绳子?应该是理发店的小伙子吧,真是个有心人。藤蔓植物,必有攀附才能生长。没有绳子,这棵萝藦不可能直冲云霄。青绿的叶片密密匝匝,从底部到顶端,把一条绳索均匀地裹成一道绿色小瀑布。叶片越往上越浓密,一嘟噜一嘟噜淡紫色小花,在心形绿叶的烘托下,嫣然妩媚,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。每次路过这里,都

会被这棵萝藦震撼一下,这是奇迹般的存在。

那棵西瓜苗更是个奇迹,它就长在我们小区大门口的外围墙上。围墙中间有一条“腰带”,西瓜苗的蔓藤就沿着“腰带”延伸。它为什么会在这里安家?是路过的人吃西瓜往墙上吐了一个籽儿?还是随风飘来落入缝隙中的?哦,对了,曾经有个老汉在这里卖过西瓜,是切瓜时掉了一粒西瓜子吧?反正这棵西瓜苗儿已经长到半米长了,并且开出了几朵小黄花。至于会不会结个小西瓜,那都不是重要的事儿。因为,努力活过,便是无悔。

在青年路一站点等车。站牌后面的小山坡上,全是层层叠叠的岩石。岩石被雨水冲刷得溜光水滑,寸草不生。可有一株爬山虎却特立独行,在石缝里扎下了根,长长的蔓藤顺着石头往下垂出好几米长。蔓藤的颜色不是很青绿,一截墨绿

色,一截暗红色。我猜想,这根蔓藤一定是经历过烈日炙烤、山石烙烫,才变成如此厚重的颜色。这太让人惊异了,神奇到我为之动容。它为了生存,要付出怎样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啊。

那天在新海阳老街,看到一棵凤仙花长在砖墙上,而且是很大的一株,枝丫间开满了玫红色的小花。整棵植株微微外探,而后又挺拔向上。还有我们小区的一堵石墙上,一棵弱不禁风的飞蓬草从石缝里硬生生地挤了出来。虽然“面黄肌瘦”,但却长叶,蹿茎,开出了几朵如“苔花”般毛茸茸的小白花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,每一个生命都不能被小瞧!

每当看到这一幅幅撼人的画面,就会心生一股力量。这些顽强的生命,是大自然中不屈的强者。它们以坚强与执着,成就了自己的一生,绽放出生命的光彩。

对孩子的祝福

叶展韵

苏州的吴姐给我讲了她们那里有关生孩子的风俗。如果生的是男孩,就在院子里栽一棵樟树,就是樟木成才的意思。古人想得功名要参加科举考试,中举后可以做官,做官了造福一方。樟树的树干笔直,是应试科举的祥瑞之树,象征着长辈对儿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殷切期盼。

如果生的是女儿,就在院子里栽一棵香樟树。十几年后,香樟树长高了,女儿也就长大了。媒婆

走在街上,远远地看到谁家的香樟树高高的了,就知道这家的女儿长大了,要找婆家了,就去给这家的女儿做媒。做成了媒,父母就把香樟树伐倒,给女儿做两个箱子,等女儿出嫁的时候用来盛被子。

两个箱子,是两厢情愿的意思。在苏州,家家户户都盖蚕丝被。蚕,谐音缠;被,谐音辈,就是缠缠绵绵一辈子的意思。总的来说,就是希望女儿一生都过得幸福美满、称心如意。

我不禁想起生儿子时,母亲叫我把脐带送到最高的地方。我问为什么,母亲说:“这是老辈流传下来的风俗,这样,孩子长大后就会远走高飞,有出息,本领大。”有出息,本领大,意思是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。

我想,生儿生女栽种樟树、香樟树,以及把孩子出生的脐带送到最高的地方,这都不是愚昧迷信,而是对后代成才、幸福的期盼,是一种美好的祝福。

老龄化时代

李启胜

母亲今年八十五岁高龄了,人老了记忆力就差,容易忘事,有时手里明明拿着开门的钥匙,但她还是四处寻找,甚至还会着急打电话让我回来给她开门。往往是等我回来了,却发现她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。

她一直是拿着工资卡自己去自助取款机取钱,这不,她把密码连续输错了三次,银行卡自动锁死,得本人去银行解锁。母亲让我陪着她去办理,说打林去银行办业务,一会儿要填写这个单子,一会儿又要输入手机验证码,让她眼花缭乱,着急上火。

银行大堂一屋子人,连休息椅子上都坐满了人。两名工作人员让办业务的人们团团围住,忙得不可开交。看到这忙碌的场景,我着实吓了一跳:最近几年网络普及,在我的概念里,来银行办业务的人员应该减少了,一部手机就是一个移动的银行营业厅,根本不需要来银行。今天这是怎么了?带着疑惑我扫视一遍,发现年轻的面孔果然不多。

抽了个空,我咨询工作人员银行卡解锁程序,她边忙着指导别人填表格,边抬头耐心地说就在这儿办理,人多得一个个排队。原来,围着她办业务的都是来办理银行卡的,她一边给办卡的人员讲解办卡规定,叮嘱他们防范诈骗,一边让他们用微信扫码添加办卡程序。年长的人不会操作手机,看了半天也没看懂,嘟嘟囔囔嫌麻烦,有些人不免语气急躁:“我都这么大岁数了,哪里会玩这些高科技的东西,办个卡真难!”银行工作人员赶忙好言相劝,说着拿起对方手机帮忙下载小程序。

这时候,自助取款机那里又出了岔子,一个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老人嚷嚷道:“快来帮帮我,银行卡插不进去!”另一名工作人员快步走过去,查看后告诉老人,卡插反了。老人说她耳聋听不见,连续问:“你说什么?我看不见!”

俩人扯着嗓子几番交流,老人终于明白了。这名工作人员刚刚跑过来,那位老人又追上她问卡里怎么没钱。工作人员又帮着老人查了明细,向老人解释,她来领的高龄补助,这一款项现在统一打到社保卡上……能够看出,工作人员已经和老人说得口干舌燥了。

此刻,又走进来一对老夫妻,在叫号机那儿说是要存款,问怎么叫号排队。工作人员又是一路小跑,帮老人扫描身份证,把号叫好。那对老夫妻连声说:“谢谢啊,来了几次就是学不会!”

看着这一幕幕场景,我忽然感觉,老龄化时代已经匆匆到来,您准备好了吗?

婆留亭

张海鑫

在学校正大门,进门左转,靠近天光楼之处有一小亭,小亭旁有一口井,四周是人工造的小溪,是一处难得的风景。

小亭有个奇怪的名字,叫婆留亭。婆是谁的婆,又留了什么?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上网查证一番,方知婆留亭竟然有一个典故。

相传唐朝时,钱塘(今杭州)有一个叫钱宽的人,他的妻子邱氏生下一个孩子后,家里出现了奇怪的事情:隐隐约有兵马的声音,墙上有红光闪烁。孩子的父亲以为孩子是不祥之物,要把孩子扔到井里,是阿婆出手阻拦,才把孩子救了下来。于是,孩子的小名就叫“婆留”,因为孩子的爸爸姓钱,所以孩子就叫钱婆留,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越明君钱镠。这口井叫婆留井,为了纪念这个典故,修了这个亭子,叫婆留亭。

可是,这所学校并不在杭州,说明校内的亭子并不是真正的婆留亭。那么,设计方为何要复制这样一个亭子在学校呢?我想,这或许跟上面的典故有关——有教无类。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,在阿婆眼里都是宝贝,不能扔进井里不要了。每一个来学校的学生,无论是男孩、女孩,无论是顽皮还是乖巧,无论是聪明还是愚钝,将来都可能成为钱镠一样成就一番事业的人物。